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廿九

時務報

第四十九冊

18  
214  
49



11  
214  
49

中國  
新進  
文學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第四十九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一月十九日購求

時務報第四十九冊目錄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德國總兵克馳馬論中國陸路礮位稟上南洋大臣

德國總兵克馳馬擬整頓教習陸軍章程上南洋大臣

西文譯編

中國時務

摘要論膠事  
國代賈款二則

膠事雜述

德國

兵艦占據膠州

告示

論中國

延請俄國

武員

論外人謀去赫德

香港皇司判

論中

甯州船案

論中國

延請俄國

武員

論外人謀去赫德

香港皇司判

甯州船案

論信隆行

外國時務

請添英國

陸軍兵額

論英

國首相退位

日本

新守舊兩

論兵備

日本

新守舊兩

論英

國兵艦華人

論日

本錢幣情形

論中

法國農務

印度茶業商務

英國郵政局第

英

國郵政局第

人日昧其側曰。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學者立志亦當如此。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茲在茲。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虛語。久之亦必墮落也。此又一端也。

二曰養心。孔子言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此從古聖賢所最兢兢也。學者既有志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益耳目聲色。游玩嗜好。隨在皆足以奪志。八十老翁過危橋。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則利害毀譽苦樂生死。樊然雜亂。其所以相擾者。多至不可紀極。非有堅定之力。則一經挫折。心灰意冷。或臨事失措。身敗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曾文正在戎馬之間。讀書譚學如平時。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難。大儒之學。固異於流俗哉。今世變益亟。亂機益劇。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歷之境。其艱鉅厄苦。視文正時又將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自破碎之學盛行。鄙夷心宗。謂爲逃禪。因佛之言。心從而避之。乃並我之心。亦不敢自存。何其儻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憂天下。救眾生。惺然獨往。浩然獨來。先破苦樂。次破生死。次破毀譽。記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反此卽妾婦之道。養心之功課有二。一靜坐之養心。二閱歷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閱歷。當先行靜坐之養心。程子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今功課每迫未能如此。每日亦當以一小時。或兩刻之功爲之。靜坐時所課亦分兩種。一斂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心。徧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虛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極熟。亦可助閱歷之事。此是學者他日受用處。勿以其迂闊而置之也。

三曰治身。顏子請事之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將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孔子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蓋不得以小節目之也。他日任天下事。更當先立於無過之地。與西人酬酢。威儀言論。最易見輕。尤當謹焉。掃除習氣。專務篤實。乃成大器。名士狂態。洋務羶習。不願諸生效也。治身之功課。當每日於就寢時。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始而覺其少。苦於不自知也。既而覺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餒。一月以後。自日少矣。

四曰讀書。今之服方領習矩步者。疇不曰讀書。然而通古今。達中外。能爲世益者。蓋鮮焉。於是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今時局變異。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

能通一國之書。然西人聲光化電機算之述作。農礦工商史律之紀載。歲出以千萬種計。日新月異。應接不暇。惟其然也。則吾愈不能不於數十寒暑之中。畫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今夫中國之書。他勿具論。即如注疏兩經解。全史九通。及國朝掌故官書數種。正經正史。當王之制。承學之土。所宜人共讀者也。然而中毒之齒。猶懼不克卒業。風雨如晦。人壽幾何。若從而撥棄之。則所以求先聖之道。觀後王之迹者。皆將無所依藉。若率天下人而從事於此。靡論難其人也。然而中毒之齒。猶懼不克卒業。風雨如晦。人壽幾何。若從而撥棄之。往見寶。其中精要之處。不過十之一二。其支離蕪衍。或時過境遷。不切於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其所謂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學者於上下千古縱橫中外之學。深通有得。旁通發揮。然後開卷之頃。鉤元提要。知有所獲。苟學識不及。雖三復若無覩也。自餘羣書數倍此數。而其不能不讀。與其難讀之情形。亦稱是焉。是以近世學者。雖或瀏覽極博。擘究極勤。亦不過揚子雲所謂繡其輶轂。劉彥和所謂拾其芳草。於大道無所聞。於當世無所救也。夫書之繁博而難讀也。旣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絕也。今與諸君子共發大願。將取中國應讀之書。第其誦課之先後。或讀全書。或書擇其篇焉。或讀全篇。或篇擇其句焉。專求其有關於聖教。有切於時局者。而雜引外事。旁搜新義。以發明之。量中材所能肄習者。定爲課分。每日一課。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爲課焉。度數年之力。中國要籍。一切大義。皆可了達。而旁證遠引於西方諸學。亦可以知崖畧矣。夫如是。則讀書者無望洋之歎。無歧路之迷。而中學或可以不絕。今與二三子從事焉。若可行也。則將演爲學校報。以質諸天下。讀書之功課。凡學者每人設劄記一冊。分專精涉獵兩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發新義數則。其有疑義。則書而納之。待問。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別著之學校報中。

五曰窮理。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奈端因蘋果落地而悟巨體吸力之理。侯失勒約翰因樹葉而悟物體分合之理。亞基米德之創論水學也。因入盤浴而得之。葛立里尤之製遠鏡也。因童子取二鏡片相戲而得之。西人一切格致製造之學。衣被五州。震轟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州人士之聰明。非弱於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朱子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近世漢學家笑之。謂初學之人。豈能窮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濬。則日出。腦筋日運。則日靈。此正始教所當有事也。特惜宋儒之所謂理者。去實用尚隔一層耳。今格致之書。畧有譯本。我輩所已知之理。視前人蓋有加焉。因而益窮之。大之極恒星諸天之國土。小之及微塵血輪之世界。深之若精氣游魂之物。變淺之若日用飲食之習睹。隨時觸悟。見淺見深。用之既熟。他日創新法。製新器。闢新學。皆基於是。高材者勉之。窮理之功課。每剛日。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對既徧。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六曰學文。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者以覺天下爲任。則文未能舍棄也。傳世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沈博絕麗。或務瑰奇奧詭。無之不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爲上。不必求工也。溫公曰。一自命爲文人。無足觀矣。苟學無心得。而欲以文傳。亦足羞也。學文之功課。每月應課卷一次。

七曰樂羣。荀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直諒多聞。善相觀。過相規。友朋之益。視師長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講之。是謂大羣。今日合一堂而講之。是謂小羣。杜工部曰。小心事

友生。但相愛。母相妬。但相敬。母相慢。集衆思。廣衆益。學有緝熙於光明。樂羣之功課。俟數月以後。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議之期。諸生各出其劄記冊。在堂互觀。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八曰攝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西人學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飲食。皆有定時。勿使過勞。體操之學。采習一二。攝生之功課。別具堂規中。以上八條堂中每日功課成所當有事以下二條學成以後所當有事而其基礎皆立自平時故并著之

九曰經世。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學焉。而不足爲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居今日而言經世。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爲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以圖強之道。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爲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夫然後可以言經世。而游歷講論二者。又其筦鑰也。今中國所患者。無政才也。記曰。授之以

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爲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爲歸。違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與二三子共勉之。經世之功課。每柔日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辦法。使各抒所見。對既徧。然後教習以辦法揭示之。凡在堂上問答皆以筆譚

十曰傳教。微夫悲哉。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而婦女去其半焉。不識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儈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誠莊生所謂舉魯國皆儒服。而真儒幾無一人也。加以異說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無倫。嗚呼。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爲主義。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與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也。今宜取六經經理制度。微言大義。一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然後孔子垂法萬世。範圍六合之眞乃見。論語記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蓋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他日諸生學成。尙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斯則學之究竟也。傳教之功課。在學成以後。然堂中所課一切。皆以呂明聖教爲主義。則皆傳教之功課也。

諭旨恭錄

十月十五日奉 上諭此次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萬壽慶辰筵宴喜起舞大臣扎拉豐阿芬車均著賞給蟒袍一件頭等侍衛公載鉞頭等侍衛訥欽泰卓凌阿均著交部從優議叙頭等侍衛伊立布文璞均著賞給二品頂戴二等侍衛溥鑒全福容斌吉順志和富祥均著升爲頭等侍衛三等侍衛載光崇興錦良灘景麟淮和烏拉喜春恩福均著升爲二等侍衛四等侍衛松海著升爲三等侍衛二等侍衛英茂頭等侍衛全福二等侍衛富山均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御史秀林等奏稽查入閩時刻開單呈覽並外簾官逾時尙未入閩各摺片本科順天武鄉試外簾官工部主事汪贊綸因何不入閩之處著該部查明辦理單併發敘此○又奉 上諭饒應祺奏新疆左宗棠專祠請頒匾額等語封疆大吏陳奏事件豈容稍涉附會。乃饒應祺輒以荒誕不經之語登諸奏牘。實屬非是。饒應祺著傳旨申飭所奏著毋庸議欽此○又奉 上諭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李鴻達奏假期已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李鴻達著准其開缺欽此○十七日奉 上諭昨日道旁叩閩之福建監生岳步蟾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又奉上諭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著貴賢調補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陳學棗現出學

差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著徐用儀兼署欽此○十九日奉旨兵部司務  
著許惟善補授湖北鹽法武昌道著孟繼壠補授廣西永康州知州著黃希尙補授  
福建延平府上洋通判著楊和培補授安徽休甯縣知縣著葉在鑒補授山西垣曲  
縣知縣著羅廣煦補授翰林院筆帖式著書縉補授起居注筆帖式著繼昌補授戶  
部筆帖式著奎英補授起居注筆帖式著梁照補授刑科給事中著胡蕙馨補授江  
西道監察御史著榮壽補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著何乃瑩補授江西道監察御史著  
韓培森補授特用候選主事鮑祖恩著以主事卽補保舉浙江候補知縣張大鏞湖  
北候補知縣陳福謙截取國子監學正戚朝勲俱照例用擬補南城兵馬司吏目戴  
式棻著准其補授兩廣淡水場鹽大使王懋昭著照例用工部郎中著綽普補授禮  
部漢字堂主事著榮元補授禮部主事著連陞補授盛京戶部主事著鍾華補授京  
察官泰陵禮部員外郎默爾格春慕陵工部員外郎伊里布泰陵禮部贊禮  
郎額勒亨額俱准其一等加一級昌陵禮部贊禮郎裕林著照舊供職欽此  
德國總兵克馳馬論中國陸路砲位稟上南洋大臣錄入其間不免舛誤閱者詠之此稿照傳鈔本  
謹將中國陸路應用何種砲位情形分晰繕摺恭呈鈞鑒

計開

若一國用陸路砲位有兩種情形一視某地面有無車路二視有何牲口能走之路  
總諭各國想用狠得力之砲須要處處能用與地勢相宜若陸路用砲必須砲身日  
徑子彈大小輕重相合視其地勢平坦或山路崎嶇如何情形定用何種之砲其  
之子彈亦必視其何樣道路再定若干出數

在中國北洋雖有數處大道尙無外國許多網形之地中國之路不過四尺寬爲走  
車之用在有山之地尙無此寬路中國尋常之車係單套者若拉重貨可加一二牲  
口目前中國之車僅可在車路走不能越田地而行因中國田地四面皆有水溝而  
外國之車隨意在車路田地并無阻隔故中國用砲必測算何樣道路牲口能拉若  
千重數

若山道無車路可用驃駛之砲卽過山礮可將砲件分開駛運必視其一驃能駛若  
干若有車路卽用馬拉之砲如中國要用牲口拉之砲可用一牲口駕轍三牲口在  
前排拉其外國所用六馬所拉之砲在中國用之道路太窄且亦笨重

中國大車重三百五十斤能拉一千二百五十斤合計一千六百斤用四匹牲口卽  
每牲口能拉四百斤如此在陸路砲亦足用矣似此即可算出砲身子子彈之斤重每  
牲口能駛若干重之砲件矣若此五生特七礮帶二啟羅七十二分之子彈足可駛

運如礮位再小恐不得力若要得力之大礮在中國路上不甚合用而外國所用陸路之礮比五生特七口徑大比一千二百啟羅重因該處道路寬大田地無阻隔之虞

再言運礮之法以上所論乃驃子駛運每驃能駛一百七十五啟羅爲其常久駛之若購礮須視驃子能分駛礮身礮架子藥箱等件者卽此五生特七二十倍口徑長之礮足可合式如礮身長照樣口徑之礮則礮身重驃子不能駛運若礮身再短亦係不佳因有子彈出礮口藥未灼完之弊譬如用七生半口徑過山礮礮身僅能作十三倍口徑長不過一百啟羅重此礮之子彈速力得力比五生特七二十倍口徑之礮較小其兩礮比較列下五生七子彈重二啟羅七十二分出口速率二百五十密達再二千五百密達之遠處速率一百四十四密達礮可容二十度昂度能打遠四十八百五十密達視此五生特七之礮比七生特半礮之速率小子出口由三十九百密達

五生特七礮尚有好處係新樣快礮用子母彈更得力因子母彈內小球皆帶有遠力此子出口平行其子散開地方較大與敵人有險其七生半礮速率小子出口由上至下其子散開地方較小僅在一處

再五生特七之礮好處乃快礮也快礮固然好因快有殼快有太快不可隨意亂用

何謂太快因爲時過促不及驗表以致不能每次定準引信時候秒數及每次開花炸處對否並打中與否能如此愈快愈好然不可過幾分鐘之久緣卽或對敵用此快時亦很少總以細細放之爲妙卽此快礮每分鐘可細放六出爲妥每定一引信有十秒鐘出數更多爲虛費子彈毫無用處

有六尊礮之礮隊每礮每分鐘放六出此礮隊每分鐘能放三十六出在外國亦稱足用每分鐘卽一百八十出每出皆細打每子內有小球七十個核計五分鐘卽能放一萬二千六百個小球如此放法如果打中無論如何定能獲勝

此五生七快礮用一個上下開關當礮底之礮門一關卽放比別國之法皆強因別國礮門用螺絲關門有險倘一亂用礮門卽由礮後打出

陸路快礮要緊者是礮架車有礮架能當退力者礮每放一出退後走八九步遠若再放又往前拉再裝若此不爲快礮現在外國爲擋退力試過許多法有用水力機者在水師海臺大礮皆用水力機擋退力頗爲合用取其礮架不受阻碰之力在陸路小礮則此法不行因水力機價昂笨重容易鎊壞塵沙侵蔽諸多不便有一法頂住車輪不能轉動此法亦不見佳因放礮時礮能跳動最好者礮與土地相合現出新法在礮架後尾有兩鍬形向後坡礮一退鍬卽入土擋住此法在克鹿卜試驗最

爲合用。

快礮應用無烟藥。亦要連銅壳之子藥。無烟藥好處甚多。取其敵人不易觀視。若有烟。我軍不易瞄準。往前遠視。其銅壳子藥好處。取其裝礮。則子藥齊裝銅壳底。卽當鋼圈鋼底。比從前容易關放。以上所陳五生七二十倍口徑礮之好處。另有所照之圖。視之便知。

細論尙有幾款。礮身長四尺六寸。礮身重一百零二啟羅。計關重一百六十八斤。礮門開關。用一上或一下。不用兩回開門。若慢放。可用繩拉放。要快放。一關門。卽放。一開門。則前用銅壳。卽由後帶出。其礮架車。係鋼甲所做。重一百六十三啟羅半。計關重二百七十斤。一牲口可駛。但太長。不便駄運。故分作兩件。何以礮架用如此長。因從前礮架身短。放礮時。礮向後翻。現在礮架身長。用其礮架角小。不易翻動。礮架讓礮身。昂角至多二十度。俯角至多十度。

兩輪相距七百密里。計二尺礮身平中線離地八百密里。計二尺五寸一分。此礮架合卸甚易。一手卽成。礮架分爲三件。一前段並車軸。二後段。三兩輪。

駄運礮架分法。第一牲口駄礮身帶礮門。礮門套礮口塞。計重一百零四啟羅。合一百七十二斤。第二牲口駄礮架。前段帶軸車轆。計重七十四啟羅半。合一百二十三

斤。第三牲口駄礮架後段並輪子。計重九十八啟羅半。合一百六十三斤半。

所用子彈。係開花子。子母彈。羣子三宗。與銅壳藥皆在一處。二宗最要者。係子母彈。爲攻陸軍之用。每彈內七十小球。每子彈重連引信二啟羅。七十二分。合四斤半。每銅壳子藥共重三啟羅。六合六斤十五兩。此宗子藥。每六出裝一箱。共重二十五啟羅。合四十二斤零。每牲口駄四個箱。計重一百六十八斤有奇。所有礮架。皆係預備極妥。上下牲口取用。攻敵甚便。在天津親兵前營王統領處。見有此礮。礮放完時。裝在牲口背上。祇用一分半鐘工夫。卸下牲口時。不過二分鐘工夫。如果在攻擊時。不走遠路。可以不必駄運。因每礮已有車轆鉤在礮架尾。則礮身之牲口。即可拉運矣。因鞍子上有車轆之套。故也。

以上所視中國地方情形。若用陸路礮位。最合用者。莫過五生七二十倍口徑長礮。前所陳。因無馬路。故用陸路小礮。如有地方較大者。亦可用些大礮。卽用馬拉之礮。礮身長口徑大。得力亦大。假如敵人由何處來。如知之。先預備修理能行馬拉礮之路。爲此情形。克鹿卜新做兩宗新礮。一係七生特半路行快礮。二十四倍口徑長者。二係十生特半好。惟則打灣線短礮。其七生特半礮。係各國所用最新陸路之礮。礮身重二百七十五啟羅。礮架重三百九十九啟羅。連零件共重一千三百五十啟羅。尙不

爲笨重。其子彈重五啟羅。子母彈內有一百七十箇小球。出口速率四百五十密達。亦爲力能打中到六千密達遠。亦係快砲。在砲架有擋退力傢具。

前兩宗小砲。皆係打直線之砲。另外須備有打灣線之十生特半陸路好惟則砲。在攻敵時。敵人必有護身之物。直線之砲不能擊中。必用灣線之砲以擊之。爲此十生特半好惟則砲。最爲得力也。此陸路砲能三十度落角。其子彈重二十六斤半。每子母彈內有二百箇小球。最爲得力。其重數亦不過外國馬拉陸路砲之重數。總論中國各省陸路砲隊。皆須用五生七過山砲。其守城海口要隘。輔助砲臺。則用七生特半砲。及十生特半陸路好惟則砲。方爲合用。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

日克馳馬呈

德國總兵克馳馬擬整頓教習陸軍章程

上南洋大臣

中國各省。前有德國教習。訓練士卒。該教習皆按德國陸軍教練。原望其操練齊整。以期應敵。雖然按章操練。終未作到地步。現在中國各處。又按舊章練兵。需款甚鉅。總無進益。仍屬復蹈故轍。卽或兵精器利。若無領官及大小隊長。則不能成軍。所有各軍。不論分營或分隊。必須歸一人管轄。以一事權。該領官及大小隊長等最要者。非才高智廣。精通調度用兵之法者不可。現在中國士卒。尙稱強幹。然先不能充當

帶兵之任。必須經練之後。方能勝任。蓋分練士卒。合成一軍。亦屬不易。泰西各國各處。設立各種武備學堂。訓練官弁。其費頗鉅。學業期滿。次第派委。後仍接期回堂。溫故習新。蓋國家既出鉅款。培養人材。應以此爲貴重。故此官弁。以至兵勇。方能用命。如德國及泰西各國。皆器重武職。凡官弁遇有缺出。必檢選在堂。在營操練有年。規矩本分之人。推升。其帶兵官。最爲貴重。德國親王太子。從幼年。皆學習帶兵官之事。故國家定章。必指明。不論官商子弟。皆能入伍。若中國整頓軍務。須要一齊全備。各省皆歸一律。由漸而入。自收實效。如此辦理。須派一大員。總理軍務處。該員非才識兼優者。不能膺此重任。此人必由德國聘請。至京。總理軍務。定立章程。按法訓練。始終如一。不能稍懈。除此大員之外。再請才藝淵博之德員數人。輔助辦理。創立章程。後分省訓練。該大員祇能歸聖上管轄。別人不得干預。所有定章議妥。奏明聖上批准後。即行照辦。以歸一律。譬如一國若要從新整頓軍務者。必按此章試辦。照德國初創陸軍。先派領官。該員係揀選世家子弟。訓練一切。以爲根基。初起整頓。須設立武備習戰學堂。招選學生一百名。學成後。充當領官。所有德國官弁。皆係學堂出身。茲將武備習戰學堂所學各技。列於稟尾。除該堂之外。須設立什長學堂。招募二百名。俟學領官及什長等學業有成。派委訓練新兵。該兵由十八歲至二十歲爲

聖上保爲該軍之領官。如三千或六千兵之大軍。必須派統帶一員。該員須要充當營務處之任。如此徐圖整頓。陸軍所有一處已學過之學生。曾經充當領官者。亦能到別省充當教習之職。按此辦理。而中國成一大軍。足資禦敵。按德國武備習戰學堂章程。十箇月後畢業考試。一次後方能升官。再學堂總辦。非資格最深者。不能充當。堂內教習。皆要先輪武員充當。然學生出堂時。皆歸年輕教習訓練。學堂學生額數。係一百名。所學諸業列後。堂內課係治兵之法。軍械用法。武藝戰術。臺壘橋梁。測繪地圖。武營書札。堂外課係操練乘馬。舞刀劍法。操練身法。操演步隊。砲隊。槍砲射放。習練游水。該生分爲四班。每班廿五名。每月小考一次。十月畢業後。大考一次。按次序揀選升官。該生之年貌。必選年在十五六歲者。先學德文。英文。法文。地輿算學等類。畢業得有學堂學照。方能選入武備習戰學堂。以上所陳。係德國武備學堂情形。以爲式樣。如欲按此整頓。遇有要件。克馳馬可以効力輔助。詳細陳論。

西文譯編

湘鄉曾廣銓譯

中國時務

摘要論膠事

中國國家急欲德兵退讓膠州。已將以下所列各條。允許德人。一。允賠被害教士恤款。二。允於被害之處重修教堂。三。允償德人占據膠州所用兵費。四。允將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永不叙用。五。允將行兇各犯科以最重之罪。六。允讓德人在山東得意外利權。按照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二十號。即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中法訂立專約。第五款所載。將來中國開辦雲南廣西廣東三省礦務。儘可延請法國礦師之言爲式。如將來山東境內。中國有開辦煤礦及製造鐵路等事。一律歸德人承辦。

中國用此法以解兵圍。最爲相宜。而以前德人藉端據膠。謠言謂將永遠霸佔之。疑亦可釋然。自此以後。如再有疑德人前項之處。是眞不知德人用意矣。惟由後觀前。我等之意。似乎德人舉動。有太急之處。據本月二號路透來電。謂此次派兵占據膠州。非僅爲索賠起見。因教士死傷甚慘。欲藉此禁止將來。不再有此等可憚之事云云。頗覺頭緒毫無。令人費解。蓋天下事。總須先禮後兵。今德人並未有索賠之言。在

先而中國亦並未有不允之言出口。雖有教士被戕。究係無故動兵。顯違萬國公法。按中德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時所立天津條約第二十六款載明中國官員應隨時妥為保護德人身家產業並保其不受傷侮。遇有火燬盜搶之事是處地方官應即遣兵彈壓驅散並捉拏首犯從重治罪之言。今閹事後並未聞山東李撫台有不願保護之意且該巡撫一接警信即傳諭藩司馳赴兗州料理此案並飭將犯事之人就地正法辦理不可為不速。既有如此情形似更不應派兵登岸至嗣後倫敦本月七號來電謂德國外部大臣議論占據之事有德人每受中國之虧雖願與中國敦睦交誼然萬不能任中國看待德人有與他國差池之處云云更屬奇談。夫我等旁觀所知中國看待德人素較他國為優此次閹教傷人殆因看待之優所致耶又有謂德兵據膠是俄人指使此言甚不可信大約係深心人所捏造所慮者中國償款之後德人如約退兵是處砲臺中國勢必重修一旦修成又將為俄覬覦耳回憶福建古城閩教一案英人並未如此認真辦理如果仿德所為利益良多然英人之不願為此者因恐華人視西人之無理相鬧與盜無異勢必傳為口實端想此層目下德國駐京使臣應向政府表明不致貽譏將來也。

德人此次退讓頗有人為之惋惜且有謂其不應允許者然此事於我英人深有利

益蓋各國擬想瓜分中國之事我等但願其愈遲愈妙也雖然我英人縱不欲有此變端而亦不能任俄人獨攬事權也。以上譯北中國母日報西十二月九號

膠事雜述

上海中國分會昨日聚議目前時勢於英國有無傷害當將所議各條電達英國及駐京英使香港分會等處矣。

往來上海膠州之電線時有阻礙以致目前駐膠德兵作何舉動無從知曉其天津至膠之電線現由德人傳用其膠州至上海之電線現由華人傳用。

據中國新聞報云膠州統領章高元軍門現被德人留阻因日前軍門帶領親兵四人往謁德水師提督責其不應奪口開釁致被留阻未能回營聞其營約離膠州有二十餘里之遙云。

有華人從膠州陸路回申述及統領章高元被留一事實因不與德人會銜出示之

故當其被留之時係在德國兵船數日後即派兵送至離膠州灣六里遙之口岸縱令回營并據同去之親兵云伊四人並未受苦惟統領當初至時曾被閉入暗艙又云回營後統領即電達北京請旨攔阻德兵而東撫李中丞反參其臨陣退縮請照軍法從事以儆效尤殊屬舛誤按統領素具才幹不獨駐節以來標下兵弁及是

處士民均能信服。卽中日肇事之時，統領管帶嵩武軍營於遼東開仗，亦甚踴躍。彼時本報牛莊訪事人來函，謂中東一役，惟統領遇敵爭先，從無退避，頗相愛重。卽明證也。蓋統領二十年前隨征新疆克什噶爾時，已屢立戰功，爲中國宿將中不可多得之員，足備干城之選。而我西人亦稔知其能也。以上譯北中國每日報西十二月三號

德國兵艦占據膠州告示

管駕東方海面德國兵船水師提督棣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臣遵奉本國大皇帝諭旨，領兵上岸，將膠州灣一地，並海岸左近羣島等處，全行駐守，欽遵照辦，所應駐守界址，開列於左。計開四邊直線，自海岸起，由山東至離膠州灣水漲時水面十八里之處，從此往北大坡屯兒稅卡緯線後，至膠州河大古河二河匯流之處，往東至海岸及勞山灣中央之處，東邊一線，自北邊至勞灣中央之處，往南自關帝廟島岸以及祚連等處，南邊一線，自祚連島至笛羅山島之南首，北至海岸西邊二處，相連之處，以上等處，該歸德國駐守。茲因山東有德國教士被殺之事，應向中國昭雪，按本國所欲昭雪，當將該地爲質，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青島口等處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爾等仍照常安分營生，不得輕聽匪徒謠言煽惑，查德國與中國睦誼素敦，前中日失和之時，德國爲竭力救援，以示鄰好之心，現兵上岸，並非興

中國爲仇，爾等不必猜疑。且德國官員，自應保護良民，俾得承平無事。所有滋事匪徒，必照中國法律嚴辦，倘有兇徒敢將該處德人謀害者，卽歸德國軍法嚴加辦理。是以本大臣再三勸勉，爾等須知，凡德國不得抗拒，倘不自量力，故意抗違，不但無益，徒自招禍。但德兵駐守之處，中國一切官員，仍當循分供職，認真辦理。向後如有稟札之事，不便自言之案，該員等應呈德國巡撫，住軍門衙門總兵察官核辦理。至買地賣地等事，非德國巡撫允准不可。凡此務宜凜遵，切切特示。大德國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大清國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譯西十二月十一號膠州來稿

論中國時務

據上海訪事人來函，謂上次中國向符利哲米生公司借款之事，及目前上海杭州南京三處鐵路之事，華人均以爲事已成議，然證以我等所知，暨倫敦消息，皆知此兩事仍無實濟。惟觀現在中國情形，有一事將來可仿西法而行，向來中國積習，遇有國家大事，政府必派令三四人會同辦理，而此三四人又斷不能和衷共濟，且尚有自相矛盾之處，卽如前年中東一役，政府所派之人，東京天津漢城北京等處，均有事權不能屬一，以致開仗後，喪船失地，賠費種種。

受虧幾於一蹶不振。卽明驗也。然政府之所以多派人者。其用意未可厚非。以爲一人之心思有限。衆人之智識無窮。合衆人之有餘。匡一人之不逮。自必棄短錄長。而事無不濟。萬不料一權衆攬。互相牽制。債事至於此極。自受此創。以來。政府始能夢醒。漸思變計。大有仿法西人之意。故知此後。不致再踵前弊也。

譯太晤士報西十一月廿七號

論中國貸款

本報前載中國向英國符利哲米生公司商借英金十六兆鎊一事。恐成畫餅。惟盛京卿如能極力挽回。則成否亦尙未定云云。乃今接北京來電。知此事已作罷論。另向滙豐銀行籌借矣。雖前次該公司駐華經理人來電。謂盛京卿曾勸其暫緩返國。並云所議之款十六兆鎊。總署現縱不議。俟伊到滬後。自應設法續議。而近據中國駐英欽使述及此事。業經總署回復。因已改與滙豐銀行商借之故。由此而觀。是中國欲借之款。至今尚無下落。夫中國如必欲行此事。非設法另籌一萬全之法。以作抵據不可。無如歷來中國官員。商借款項。與辦理政務。如出一轍。均用此處不著彼處著之法。直待事至燃眉。無暇再緩。則又不得不從速應允也。

譯倫敦中國報西十月廿九號

又

中國借款。尙無成議。總理衙門已有言。謂按照馬關和約第四款。若將兵費統行繳清。實爲不便。蓋以借貸洋款甚爲喫虧。較多賠兵費爲尤甚。胡里之經手人。既將原訂合同所議定利息。遞行增加至五釐半。李傅相遂不願復與該公司允照前議。商量借債之事矣。嗣後上海英商滙豐銀行。請諸中國政府。卽行推廣洋關之權。令其兼辦鹽課。則果有此頭等抵保。可以保此鉅債。必易成功也。乃總署不允其請。將來恐仍須費許多口舌。實因庫款支絀。終當讓出鹽課釐金二項。作爲抵償之用。

譯泰晤士報西十月三十號

論中國延請俄國武員

近得消息。謂中國國家延請俄國武官一員。爲中國贊襄武事。此事大約早有成議。惟外人至今方知。蓋聞其卽日已可蒞華。如係目前延聘。行期斷不能如此之速也。俄人向於中國有大志。得此進步。固屬大好機會。而中國於此等事。向多回惑。今能毅然爲之。亦爲難得。接之當年中俄所立密約。俄人不會如願而償。行見中外時局。又將從此一變矣。夫邇來中俄交涉之事。總總實逼處此。無異架鎗華人之首。使之不得不從。我等目擊情形。將來如有舉動。亦祇得如法而行。以爲要挾地步。噫。世變已亟。留心大局者。宜如何加意考察哉。

譯北京天津報西十二月四號

論外人謀去赫德

寶星赫德自爲中國延請總理海關稅務已歷多年相安無事。邇日忽有謠傳謂俄法諸邦從中排擠欲其去位雖是否尙無實耗而我等已早料其必出於此蓋此事久爲俄法所垂涎不獨國家爲公起見恆欲據爲已有卽臣下之爲私計者日求接代亦不知其凡幾審歐亞之時局察俄法之行爲恐不免終爲所奪卽幸而暫時可以保守然赫君總有退時英人亦應早留地步以爲將來蟬聯之計非然者英國商務首先受虧洵可慮也向來中國積習臣工縱有百種勳勞國家恆視之泰然惟於赫德則有不同深念其公忠爲國雖有無知之人多方離間均置之不議而在赫德肩此重大之任首以聯絡中西爲事務使各國商務均受其益而後已歷觀十餘年間應興應革之事不爲不多實有令人佩服之處赫君嘗有言曰將來能將海關交卸華人與我在任無異我之能事方盡此言目下尙難如願故我等之意先須籌一善法俾繼起之人得所依從最爲要著否則赫君一朝告退海關仍一散局有害商務誠非淺鮮是則不可不加之意也。譯北京天津報

香港臬司判甯州船案

香港日報載云中國政府因甯州船控告信隆一案本月一號經香港臬司升堂

下判判曰信隆行呈控索償甯州船所需水手工價又索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九號止所有該船費用請爲一併追繳一案查請追之工價應由何造承認非俟審結未便下判故本公堂無此判斷之權又查原告係外國之君其所請條律內載之一千元一欵亦應知本堂無權辦理至稟請扣留該船係九龍喜稅司爲中國政府代稟如果所請扣船實於理有不足而被告又能有確據可憑本公司即可爲之辦理乃不獨該船係信隆向中國委員處租來而在上海報關時報明開赴烟台出口後竟忽開走香港以致中國政府控請追船並請先行扣留是其所請扣留之處並非無理今被告旣未將不應扣船之故據實證明本公司礙難斷令賠償所控著毋庸議應需堂費一切悉由原告照繳此判譯字林西字報

論信隆案

香港按察使寶星噶林敦於本月一號所斷信隆租船案判語實令人有難解之處第一層照此判詞無論何人均可在香港扣留輪船而且一年之期祇須賠費洋一千元果有此種律例急宜改去爲是二按察之意似乎中國被告之詞均係實情甯州輪船應爲中國之船信隆遣往香港卽有違合同三以前此案不願在香港聽斷故一面派人至上海會同查究案情乃其人尙未回復而按察卽已出判似亦不合。

四中國已認信隆有將甯州開赴香港之權。現各輪船有在此口岸。向關領照。而開

至別口者亦甚多。而按察則以爲誑騙。合觀以上各端。此判詞實不公平。夫信隆當時不將甯州船開赴別處。而獨遣往香港者。其意原欲得一公平判詞。今則大違初心矣。譯北中國每日報  
西十二月十二號

外國時務

請添英國陸軍兵額

英國新聞紙論英陸軍元帥

世家烏爾斯里

君任事後。卽首以請添陸軍兵額爲

事。不爲無見。元帥係行伍出身。於創辦軍伍。整頓武備事宜。最爲出色。今既有籌添之言。我等不能不悉心考究。據云。際此承平之日。雖不至立見兵革。然增兵一事。要不得視爲緩圖。英國常額白種兵。祇有二十二萬名。已連駐紮印度者在內。臨時招募之兵。不足十萬名。此外團練義兵。亦僅有四十萬名。設一旦有事。疆場實難與人抗衡。遑論出攻。義團向不臨陣。卽能臨陣。亦祇備本國之用。斷難違謂。夫有戰兵。必先有守兵。現卽以至少之數調遣。用五萬名作戰兵。而其餘防堵。卽形單弱。此無他。今昔異時。衆寡異勢。昔日足以開勝仗而有餘者。今日以之防守。而不足也。試觀歐羅巴各國。勒令通國少壯之人。無不當兵。

其衆也。何如。使爲吾敵。雖以英國極有訓練之兵。當之。亦總覺相去懸殊也。然則英國欲強兵勢。舍增額別無斟酌也。

觀邇來俄在亞細亞洲。一切舉動。漸有南行印度之勢。因此防印之策。又不可不預爲之備。印度駐紮常額兵。向有七萬四千名。實不爲多。蓋必如此。方能與印度兵十五萬名相抗也。然此等駐印之兵。又須揀派老成。方能前往。苟遣少壯。卽斷無生路。此外尙有埃及。並亞非利加二處。時局均甚緊急。所需英兵。亦有增無減。至英國水師兵額。現旣年增一年。所有屯煤之處。亦不得不恃陸軍守衛。此所以籌增之額。正無限量。而顧可忽乎哉。

合觀以上所言各節。則知添兵一事。元帥固自有見地。然我等之意。尙有一層。當爲元帥借著籌之。英國每年需用兵費錢二十一兆鎊。不爲不多。乃問其利益。似無實際。此項巨款。無非籌之於衆。爲此人言噴噴。皆以爲得不償失。此後除養老費。每年需錢三兆五十萬鎊。不能稍減外。如兵官兵丁。應用服色等項。元帥仍踵前弊。不爲貶價。是以有用之款。靡費無用之地。恐人心不願。又將羣起阻撓矣。然此猶其小焉。所慮者招募不易耳。目前英國已有之兵。連水師十萬名。計共三十二萬名。此項均係臨時招齊。並無勒令充當者。或遣往外國。或

分布赤帶。統行推算。已須二十四家內出兵一名。雖爲數尙覺不多。而欲其在

熱地受諸苦楚。竊恐招而不至。故招之之道。又非增其兵餉。優其養老。不足以

二十

引誘。雖然。此二者尙虞其不能如願也。則亦惟有勒令一法而已。

譯日本每日報西十一月五號

### 論英國首相退位議

目下紛紛謠傳。謂英國宰相

侯爵沙力士勃雷

君。有告退之意。向英廷求請開

缺。英新聞紙論沙侯並無大病。且亦非不能耐勞。此言如果屬實。恐其中尙有別情。夫沙侯位居宰輔。並兼領外部大臣事務。爲國家所依恃。責任何等繁難。倘竟隨其所欲。解組歸田。不獨鈞衡職重。繼起無人。即外部一缺。接代亦甚難。其選。蓋沙侯自兼外部以來。雖未嘗策大勳。立大謀。爲人所不能爲之事。然歷年已久。毫無過失。卽偶有一二微疵。亦因屈於政府會議所致。今一旦忽萌此念。殆以一身兩役。任大事煩。際此時局多艱。變端百出。深恐隕越貽羞。有虧晚節。故不如退老山林之爲得也。然此皆外人測度之詞。總求沙侯乃心王室。不辭汎瘁。實爲至幸。卽萬不得已。矢志退位。可開去外部之任。俾資調息。而相位仍須勉留也。

譯北中國每日報西十二月六號

### 日本維新守舊兩黨論兵備

邇來日本講求武備。一意爭強。凡歐亞各國。無不深知。吾人就事而論。各抒所見。正母庸爲之隱諱也。按日人向分兩黨。其積不相能之處。實與英之守舊維新無殊。然當中日肇事後。日人進逼遼東。此兩黨皆同深欣慰。嗣因俄人殷勤商勸。日政府屈於俄議。允將旅順退還中國。並許不於亞洲正洲之上。占據寸土。重違兩黨之願。於是刺俄入骨。各欲籌添武備。冀與俄抗。當聚議時。一則謂日人兵勢。向恃水師。與英彷彿。故添兵當以水師爲主。陸軍可以從緩。一則謂目下如果增兵。水陸均關緊要。不可顧此失彼。合觀兩黨之言。雖意見懸殊。固同一公忠爲國。未可厚非。然以旁觀者。不可顧此失彼。合觀兩黨之言。雖意見懸殊。固同一公忠爲國。未可厚非。然以旁觀者。論之。遼東究非日本版圖。卽以俄故而退讓。與兵敗失地者各別。如謂旣得復失。有關體面。則較之二十五年前。法爲德敗。連失兩省。又將何如耶。況現觀俄人舉動。於東方兵備。專意求謀。不遺餘力。亦非無心。將來日人能否與之抗敵。殊難逆睹。設竟開釁。大可慮也。

中國允賠兵費。祇敷購艦造屋之需。際此工價異常昂貴。貨價亦復飛漲之時。國家度支。已形短絀。使再籌軍。加一巨款。非借債。增稅不辦。故兩黨中之洞悉時局者。已漸回意。深願息兵安民。俾一切製造商務。得以次第舉行。保護利權。且果與俄消弭。

隙怨。共享太平。則日本陸軍先可裁撤。受益更多。蓋以各國情形而論。中高達三國。斷不至與日再開兵釁也。

故本報之意。日本如果籌添武備。所損實多。受益卒鮮。目前至計。莫如借鑑於英。一切措置。悉與英同。觀英歷年以來。並未於亞洲正洲之上得一城池。據一土地。則日本亦祇可於太平洋各島擴充疆宇。而不可於亞細亞洲生一覬覦之心。如此則陸軍即可撤去。其利益豈有限量哉。譯日本每日報西十一月二十五號

#### 日本訊辦英國兵艦華人

近有英國兵艦駛抵日本。停泊箱館口外。船中有所用華人數名。約同登岸聚賭。爲日本巡捕拘獲。解送日本理事署訊究。事爲駐紮東京英國公使陸德聞知。卽函致日本外務署。請其釋回。畧謂所拘華人係英兵船所用。按照公法。應歸英國自行訊辦云云。日人接函後。當卽照覆。謂近來中日新訂和約。載明凡華人之在日本。內地犯事者。應歸日官處置。雖外國兵船。不在此例。而該華人等在船犯賭。日人拘拿。卽係不諳公法。今旣犯於岸上。是應日人拘訊。況該華人等並未在香港註冊。隸入英籍。貴公使豈能爲之袒護等云。此案遂仍由日官承審。按查日本向例。不獨外國兵船員弁水手人等。一經登岸肇事。應歸日官辦理。卽遇別國使臣業已交卸者。若

遇本國兵輪到埠。亦祇視作他國之船。無權拘管。回憶數十年前。英國使臣巴夏里駐紮橫濱時。有一華人侍者。僞造日國銀票。隱藏混用。爲巴夏里親自查出。當將其人交與日官。按照陸路軍法定罪。蓋因公使署內不便將此等案情登冊故也。彼時日本律例。尙未大備。已能如此。今事同一轍。有所藉口。尙安望其釋放哉。譯倫敦東方報西十月廿九號

#### 論日本錢幣情形

目下日本錢根之緊。已至其極。大坂所存之錢。日見其絀。百貨之價。亦因此日跌。將來跌至如何而止。尚難預料。當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終。日本通行銀圓。祇有一百七十兆。今則增至二百零五兆。每百分中。約增二十分之數。然各商資本旣多生意亦廣。生意廣。則資本又復分散。故雖增二十分。祇可作十分算。百貨之價雖跌。較之兵事以前。尚覺百分中漲起四十分。統而計之。約淨增銀圓三十分。此其故。因日人邇年推廣兵備。約用二百兆圓。又中國賠償進一巨款。又日人當開仗時。借債籌餉。以及別項意外開銷。所出不資。俾中下商人。均獲厚利。致有如是驟增也。然則目前貨價雖跌。亦斷不至十分短小。惟錢根之緊。恐終不免耳。

自日政府改用金錢至今。所有中國商務。殊形減色。蓋華人當各種貿易之時。皆藉

口於金錢受虧。每購一貨必使短價而後已。向來中日商人往來甚少。實因中國内地情形。日人未能洞悉。所以棉紗海味洋火種種貨物。均覺滯消。現大坂商務局。察知其故。業經糾立一會。專備講求中國內地生意。以免將來再有受虧之處。以上譯日本每

日報西十一月二十六號

法國農務

駐法英國商務隨員報稱。法國農務較之前二年無甚懸殊。惟法國所種雜糧實多於英。除麥子牲口蔬菜以外。尙有酒糖絲雞鴨諸物。其中以麥子出數為最多。種麥所占之地亦較各種五穀多至二倍。計麥地約有十五兆英畝。出麥三百二十七兆英斗。大麥地約有九兆半英畝。出大麥二百七十三兆二十五萬英斗。糙麥地約有二兆二十五萬英斗。出糙麥四十八兆英斗。小麥地約有七兆七十五萬英畝。出小麥六十七兆英斗。以視十年前每畝所出之數。有增無減。其故因法人講求農務。設有務農會。及務農公司。認真考察肥田之法所致。自近年來。培植愈形精美。所需肥田之物。加用三倍。觀內地所運之貨。百分中有二十分係肥田之料。即明證也。外邦運來糧食。因此亦形短少。計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共運來九十九兆英斗。至九十五年。即減為四十三兆英斗。九十六年更減至三十五兆英斗。本國進口麥子。不納稅。

印度茶葉商務

款。因爲碾粉出口起見。去年計出二十一兆英斗。此外所養牲畜亦甚平穩。統觀法國之人務農者實居其半。故得出口日盛。進口日稀。而法人因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荒年之故。邇來又欲籌一保荒之策。創立保險公司。以爲先事預防。惟如何設施之處。尙未定一。俟成再當具報云。譯太晤士報西十月廿七號

印度茶葉商務

印度商務。以巴斯國之東北二方爲主。邇爲俄人覬覦。隱謀攘奪。觀印度報載。俄人經營茶務一事。即可知矣。俄人初意。欲勸令駐巴之印商。逕向中國購買綠茶。不必由印轉運。以免周折。嗣因印商不肯遵行。俄人遂擬自向中國購茶。運赴該處。奪取利權。此事俄人如果舉行。印度茶務定行減色。蓋中亞細亞洲所消之茶。當二十年前。均由印商向中國購運而至。邇來雖有他國販運。然尙以印度爲首。如此時再爲俄人購消。則印度商務不減而自減矣。故爲印度計。目前急宜設法攔阻。庶可挽回權利。其攔阻之法。莫妙印商焙製一種最好之茶。味欲其佳。價則從廉。與俄競消。好在由印度運消。其阿夫汗處。可以無須納稅。然製就之後。必須印商先向購者兜攬。切弗任購者自來問價。則庶幾耳。譯北中國每日報西十二月三號

英國郵政局第三十四次歲報

英國郵政總局第三十四次造報。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起至九十七年二月底止。一年之中共遞寄之信一千八百九十三兆。較上年每千分中計增三十二分。核計每十人約寄四百七十九封。明信片共三千三百六十五兆。較上年每千分中計增七十分。核計每十人約計八十五張。書本印件共六千九百七十九兆五十萬。較上年每千分中計增三十八分。核算每十人約寄一百七十六件。新聞紙共一百五十兆六十萬紙。捐包六十三兆七十一萬五十件。較上年每千分中計增五十二分。總計共三千一百四十一兆七十一萬五千件。此外其無從投遞之匯票。退回原局者。共值英金六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鎊。其無住址者。約值英金四千六百九十二鎊。又一年之中所發電報。共七十九兆四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六紙。較上年淨增半兆有餘。其中內地各報。計六十五兆五十六萬一千八百十七紙。銀行積蓄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英國積蓄銀行之帳。存銀者有十二兆六十三萬八千三百零七人。計英金三十六兆二十五萬八千三百五十鎊。較上年終存銀者僅十一兆三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七人。計英金三十二兆零七萬八千六百六十鎊。所增之數頗鉅。蓋亦自有銀行以來所未有也。譯倫敦東方報  
西十月廿九號

英俄在中亞細亞茶務情形

駐波斯國之英總領事。報稱俄人於中西亞洲辦茶之事。甚爲詳細。據云從前販賣中印茶商。由拔頭亞叭等處運赴中西亞銷售者。今皆改道於扒擋城。上年終俄人有在青海西境卜加拉米者。皆云此後購辦中國絲茶。或由駐華俄商購辦。逕運該處。或託印度濱虛浮商人購辦。取道扒擋城。運入俄境。雖濱虛浮商人。均係英籍。將來未必允從。而駐卜之俄人與駐華之俄商。現已聯絡一氣。各願改道。然此事於印商尚不至於有礙。因駐卜之印商。仍可由孟買轉運也。由孟買紓道卜加拉而至扒擋。行期約須三十六天至五十天。較之取道波國。運費稍賤。而印商反覺不願者。緣是處須現銀納稅。不如繞道波國。商人能爲代墊。俟運貨到俄後。方向收回耳。譯泰晤士報西  
十一月二號

中外雜誌

東省述聞 前日山東濟南府地方官報稱。新簡巡撫張汝梅。已於上月三十號接任視事。又北京來信云。慶親王李中堂鴻章。張戶部蔭桓。現已會同德國使臣海靖。開議山東教案之事。譯北中國每日報  
西十二月十三號蘇省近事 吳淞自強軍所延德國兵官。現中國有辭退之議。南京劉制軍坤。因膠州鬧教之事。恐所屬內地。或有土匪乘間騷擾。當即電飭通屬城鎮鄉村。一

律舉辦團練以防不虞。譯北中國每日報西十二月十三號

江督戒嚴 中國兩江總督邇來通飭各屬海口一律加意防堵其意蓋恐再有膠州變故也。譯日本每日報西十二月二十九號

英國擬據九龍地方 現駐北京英國使臣人皆謂其優於辦事然觀其屢遇交涉事件實未嘗有爭先之處如果使臣早能仿效德國舉動所有中國南省土地何難盡爲英有夫我英人欲占九龍蓄心已久迄今未果者亦因據有此地方能保護香港中國耳設使香港口岸一旦落於俄德法三國之手中國始知掣肘不已晚乎此時中國卽以交誼起見將九龍讓歸英人亦無不可何則他國動輒恃強霸取而英則並不出此也。譯日本西十一月每日報二十九號

俄調水師 傳聞俄國水師現已由敷來地發斯多克而出。譯日本每日報西十一月二十九號

俄借高麗口岸 漢城來電謂俄國向高麗政府商借仁川口岸爲俄兵艦下棧之所。譯日本每日報西十一月二十六號

俄員偵探礦苗 德報載云俄國前派偵探金礦人員一隊已在西伯利亞東境屋可次海岸探得金礦十二處內有數處苗質地三者俱佳現該人員等擬就彼處

度冬業已預備一切俟明春再行續探云。譯倫敦東方報西十月二十九號

俄京銀行 俄國新聞紙論俄京商家銀行雖有九處合資本銀一百二十一兆羅布然其所做生意貪多務得不求穩當蓋有一銀行資本祇七兆羅布而放

債竟有十六兆羅布又一銀行資本十九兆羅布而放債竟至三十一兆羅布故實計九家資本祇一百餘兆所云一百三十一兆者指其放帳而言似此舉動非

銀行所宜有也。譯太晤士報西十一月廿六號

俄國新鑄銀圓 俄政府近日諭令鑄局開鑄新式銀圓數十萬羅布一面鑄刻俄文一面鑄刻華文蓋因俄在滿洲興築鐵路所需員弁工匠薪資卽以此項銀圓發給俾俄中之人均可持用以免阻礙現已鑄成由法國馬西爾埠裝船運赴海參

崴卽琿春也。譯倫敦東方報西十一月二十九號

英艦開赴旅順 昨日停泊上海之英國兵艦正月廿一接到該國來電已經出口外間傳說係開往旅順口。譯北中國每日報西十二月十三號

美員考驗星質 往探北冰洋之美國百總官沛立近由紐約回國載有隕星三顆大莫與京據云是星係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五月間在美物爾海灣地方所

得檢取之時適逢雪霧交加。日難開視。故五晝夜後方能昇諸船上。誠非易易。現經考驗。內一顆名推恒脫。計長十一尺二寸。寬七尺六寸。厚六寸。重百噸。其色黑赤。其質與古銅無異。其面並有孔竅。係淡綠色。當驗得中含鐵質九成。二臭克爾八分。譯倫敦東方報西

美國禁捕海獺 美官橋勝因近來白令海面海獺缺少之故。特致函紐約報館畧謂英美之人羣赴白令捕殺海獺。從無空手而回。雖前者稅司冊內。曾載明本國之人不<sub>禁</sub>海獺。每盞每頭等情。然現有西人名福司得者。倡議力爭。擬即設法禁阻云。  
譯倫敦東方報西

十月二十九號

日本商務

仰光編印海報謂自中日兵事以來。日人商務大有蒸蒸日上之勢。卽就仰光而論。已可知矣。約舉數端列後。一仰光在即可開設日本銀行。二自來火運往緬甸。除值百抽五完稅外。一阿納小銅錢可買十匣。較之瑞典國運來自來火。一匣須價一文半錢者見好。三日本運來之金。每把祇須錢一魯底。四阿納。與從前外洋之傘。每把須四五阿納者同。四日本腳踏車。堅固合用。無異歐羅巴及美國之車。然價省其半。  
譯日本每日報西

十一月二十九號

日本大城市情

大坂錢幣缺乏

市情艱窘異常。譯日本每日報西

血液治病 孟推動杜衛身院監督。術師山那米立。曾當衆宣言曰。凡禽獸血中白液皆能療治黃疸病。其功用與馬血液無殊。嗣後如有患此病者。均可取用云云。

然聞者總以未經考驗。不敢輕用。蓋醫術一道。生死有關。故不得不爲此鄭重也。譯倫敦東方報西

十一月廿九號

路透電音

德君當議院開議時。揚言於衆曰。本國水師不足。必須籌添。然我意並非欲與頭等水師強盛之國抗衡。實因水師有關國體。少則難壯觀瞻。爾紳等務卽設法籌補。俾我國軍威得以播揚於外。我有胞弟一人。現亦派令統帶兵艦。以示鼓勵。至此次派兵占據膠州。非僅爲索償賠費起見。因教士死傷甚慘。欲藉此禁止將來。不再有此等可憫之事。  
譯奧國現已定前教部大臣Dr. Baron P. Gauß von Frankenthal招齊新政府

卜臘格百姓遍又大亂。西十二月二號

卜臘格地方人民暨他處人民與

德國人鬭鬧。經德國派兵丁十二隊。前往彈壓。時相鬭敵。德兵開鎗。擊斃多人。西十二月二號

卜臘格現已照軍法從事。所有守衛之兵。業經增添。  
西十二月四號 德國派赴膠州之水師。帶有水軍隊一千快船。大約將多帶額外水軍隊。  
西十二月四號 德國派赴膠州之水師。帶有水軍隊一千

四百名並行軍機器等砲位。卜臘格連日雖較安謐。然他處城鎮仍時常與德人鬧事。至威乙那政府現已較好。大有君主獨權之勢。土耳其與希臘條約業已簽押。西十二月六號 德國赴膠之兵約有四千五百名。德國外部大臣議論占膠之事曰。德人每受中國之虧。故雖願與中國敦睦交誼。然萬不能任中國看待德人。有較他國差池之處。德人雖不欲侵占歐洲各國利權。然他國亦斷不禁阻德人收回應有利權。有德國兵船兩艘開赴海地。向遞哀的美敦書。限於八下鐘內。索償賠款。緣有德人名羅衣德斯者。無罪被戕。當時境內人民聞知。皆騷然不甯。所有駐彼處之法德人。均逃至本國兵船中暫避。西十二月七號 英國兵部尚書宣言曰。按我條程。英陸軍應分爲三大部。以一部作防守。以一部爲戰攻。並隨時調遣小隊赴印度及各藩屬巡街步隊應分爲四起。其臨時所招老兵。章程可以畧改。糧餉應從豐給。每名每天計一先令。不折不扣。此外招兵。須當差三年期滿時。或歸入老兵隊。或續當差一期。悉聽其便。至砲隊更當加意講求。西十二月十號 德人所索海地各款。海地俱已允許。傳聞中國國家謂此次德人之事。不獨無理。且違萬國公法。倘各有約之國。坐視德人占據。不問中國曾否允許。皆作爲不敦友誼之舉動。西十二月十一號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國民新報西十一月廿六號

德國據有中國之膠州。於是諸新報囂然論焉。均謂德國不循交涉常道。驟出於威權之舉爲不合也。今彙列諸報所論如左。日本西字報云。吾於德人此次之舉。頗深疑怪。蓋德教士之被殺於山東。在十一月初一日。而德人據有膠州。即在月之十八日。其間日期甚爲短促。於此短促之日期內。果能循交涉之常道乎。果自教士被戕之地。詳報北京署理公使。自署理公使。報告現游歷漢口之公使。自漢口公使具報德京柏靈。自柏靈移會駐中國之公使。然後駐中國之公使。更傳命於德國艦隊提督。而行此事乎。抑由德京傳咨中國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以不認此事見復。或中國延遲不答。已逾德所限之期內。故出此舉乎。其間種種情節。最可疑惑。今觀德所要請中國條款中。有宜賠償派遣戰艦之費。則知德人不待中國回答。遂據膠州。而後再爲此要請。果然。則德人豈能免各國之譏刺哉。譬如先扼其咽喉。而後進醫藥。是所以待犬馬之道。非待人類之道也。由是觀之。德國要請賠償被害之費於中國。猶爲可也。而其欲要請之方法。則未盡善也。西字捷報云。德人佔據膠州。未可視爲不經意之事。亦不得謂德公使意存擅專。出此蠻野相待。未有前例之令也。蓋其意有

二焉。一在明示中國以歐洲人生命極貴。一在使德人明知如無海軍保護。則不足以保衛在外人民也。又讀賣新報云。德國此舉頗嫌急躁。極爲未善。然必有由也。若僅以一教士被殺之故。未盡交涉之常例。遽佔據其土地。是殆劫盜之行耳。在德人必有深意。惟未能詳知其事。故亦未易斷其事之當否也。時事新報云。德據膠州灣。雖出於鹵莽之舉。然未能視爲出於一時錯誤也。就其迹而觀之。蓋以教士被殺爲好機會。藉端出此。況膠州灣本爲俄國藥籠中物。德人知之。而毅然出此。蓋必有深意存乎其間矣。東京日報云。德國所爲不依平常交涉之法。而出於非常激變之謀。以據有東洋之要地。我國外務衙門。豈得以雲煙過眼視之哉。宜亟詰問德國國家之志所在。期得其明答。蓋此不獨可質疑中德之事。即所以爲東洋持平和之政策也。東京朝日報云。德國爲中國盜殺其二教士。故要請賠銀六十萬兩。已爲意外之舉。且中國視膠州灣爲海軍要地。今德人初未盡外交之常道。復突據其港灣。以威嚇中國官民。何其暴也。嗚呼。是豈以公正平和爲宗旨國家所宜默而息哉。

## 德據膠州之由

譯大阪朝日報

西十一月三十號

中東之役。和議甫定。當是時。德國倡議曰。割遼東一帶於日本。非所以保持東方和局也。羣勸日本還於中國。其仗義執言。昭然在人耳目。今忽據有膠州。何其暴也。今德人所藉口者。不過盜殺教士耳。然推其事之所由來。則何嘗起於今日也。蓋德人於遼東之事。施惠於中國。而欲求報於中國者久矣。前十月。聞德人測量福建省三叉灣。又垂涎於金門島。蓋欲據爲海軍根本之地。德國諸新報均謂此舉甚好。及上月。德國公使請於中國總署。迫借三叉灣。并云無已。則借三都島亦可。而中國因循未決。及德國教士被殺之前五日。德艦實已測量膠州海灣。當在艦據該州之前十四日也。且夫德之所以悍然爲此事者何也。蓋德國家將議擴增海軍經費於議會。社會黨及申立黨等員僉謂不可。議論紛紛。新報亦屢論及此。苟如此。則國家所欲行之意。恐不能成。故藉事端於外。以明增擴海軍之用意。是德國政府之苦心也。適中國有教士被殺之事。殆彼所謂機不可失者耶。

## 記三沙灣形勢

譯國民新報

西十一月二十五號

三沙灣在福州與廈門之間。形勢極佳。灣口窄狹。不過一英里。灣內水面廣闊。深可十二尋。淺處亦可七尋。灣內有一小島。曰三都島。島亦有一港埠。足以進出船舶。如此天然形勢。苟佐以人工。而爲港埠。則鞏固莫若焉。豈不優於膠州灣萬萬乎。凡各國以艦隊據有他國屬土。必有深意存其中。當平居無事之日。預設蓄煤。繕船之所。

以備一朝之變。若果因軍事起見，則三沙灣之地方形勢，最爲穩適。況據有此地，非惟足以握中國南方一帶之海權，并可南控臺灣，東制南洋諸島，南扼香港以北之海岸，各國注目於此地，固非偶然耳。德國昔嘗垂涎於此，屢來測量，即英艦亦下碇於三沙灣內，至今猶未他徙也。

中人憤言

譯大阪朝日報

西十一月二十九號

中國人某君現駐日本，頃接膠事飛報，不勝慷慨激昂，扼腕怒髮。語客云：我滿清立國於東洋，迄今二百餘年，邦域之大，人民之衆，冠於他邦。惟當軸之策外交者，漫自尊大，不諳宇內之大勢，交涉之權利，以致禍患迭興，變故疊出，紛紛擾擾，逐歲增多。國家之威權日削，朝廷之振作不聞，念及將來之事，轉有不勝悽愴之情矣。屈指歷年，受侮之端，前有焚燒鴉片之亂，英法聯合之役，復有法國之侵掠，近有日本之爭戰，創痍未復，奇禍又來。今又有膠州之事，此事雖未知何所底止，然德人包藏禍心，要諱於我國家，頗存奢念，豈尋常和議之例可以了之哉？所惜我滿清政府，拙劣昏昧，屢招外侮，留傳不磨之污名，於青史可勝浩歎耶？總之吾國家在位有司，大都委靡迂遠，不識宇內之大勢，徒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家，故置國家之消長存亡於不問。徒以私妻子，保富貴，煖衣飽食爲上策耳。有司如此，況下民乎？下民如是，如國家

何及外事方急，則上下震駭，不知所措，終之貽笑於外國。嗚呼！我國家其果無人邪？蓋非無人也，實坐於不知內外之大勢耳。及今日而猶不警醒，則恐終爲異種人所翦滅，而奉命於異種人矣。噫！

俄德關係

譯日本新報

西十一月廿七

德與俄之交際 某君云：德俄二國之交際，本未極爲親密，且頗有齟齬之情。

如俄政府欲使德人住在俄國管屬內波羅的海伯魯賓斯者，強奉俄國正朔，頗涉威制，故德人引爲深恨焉。

俄國外交策 俄人外交本有一種異例，即德皇往訪俄皇，德俄爲親戚之國，故俄皇優待德皇，而在俄國人民反漠視焉，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若法總統往訪俄皇之時，則俄國人民大爲懼治，此可以知俄法交親之意。故德人更惡之，而稍有以忌之焉。其他德俄不甚相得之事極多，舉此以例其餘可耳。

膠州灣 今據有膠州灣者，非德人卽俄人也。俄欲得不凍冰之埠口於東洋久矣，膠州灣地勢雄固，俄人素所垂涎，非始於近日也。然終未嘗逞志，德人忽染指於此，何也？夫德之兵力未及俄也，豈足遽爲俄敵哉？然則德人此舉，實出於俄德暗約耳。誠如是，則俄人必望報於德。吾恐俄人將受報於土耳，其之地

故先許德人以東方之利權也。

論德皇外交續第四十八冊

譯東京日日報西十一月十四

距今七年以前。俾公罷相。人皆謂歐洲之霸權已在德皇掌握。何則。先是俾公之定政策。宏深偉大。一定不易。德國因此得握列國形勢之中樞。當是時。不論讎視公者。友視公者。皆莫解公何以得成此勢力。而羣推公爲歐洲紛爭調停之盟主者。則無異辭也。往時法國擬復讐於德。則歐洲之禍階方長。而公先聯合歐洲全土以拒法。然此事談何容易。況當時英俄兩國與法相親。且別有一種關係。獨不能與德相均。又加以奧俄之相爭。奧意之相競。今雖欲驟聯合諸國爲一以制法。豈可必得哉。乃俾公深藏熟籌於胸中。亟勉匪怠。每遇機會。能巧用之。卒成其志。是爲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之事也。一日俾公嘗坐談云。英國若下手於埃及。則我國不關焉。法國或染指於突尼斯。我國亦不關焉。一任其爲可耳。英法二國。均於德國所料者。而逞其志。於是德奧之盟成。及法人之占突尼斯也。意人激昂而起。德遂引意國入於德奧之盟。而三國同盟乃成。由是觀之。俾公播種於柏林會議。而收實於此時也。英國之占埃及也。法人以英爲敵。於是英國不得不保護其人民之在地中海之利益。乃結好意奧復與俾公。

通懽。當時雖未實結英德之盟。而德旣擅法。則聯英之志遂成。得不謂之深謀乎。

俄相哥兒喳骨夫之死。實爲德相俾公之幸。機運由此而開矣。當是時。俾公所行政策。縱恣奔放。傍若無人。夫俄均爲德奧之讐敵。德之訂盟於奧。實爲同敵俄也。然俾公又密訂專約於俄云。如有外患。互守局外中立之例。此俾公實賣其與國也。然謀大功者。不顧細節。俾公之爲此二盟。實欲使法孤立於歐洲也。法旣孤立。則歐洲列國。賴德爲重。凡德所策必中。德國霸權成矣。雖然。此權謀術數之行。恐未必能永遠不敗。俾公在位。則此策可以維持。倘一旦罷相。則與國將羣疑其遺策。而漸生疑心。必致列國解散也。德先皇晚年。稍有鑒於此。泣語公云。卿之治國。猶馬戲師乎。疾驅奔馬。舞劍弄球。未嘗抛失一球。朕每見卿。輒思馬戲師。此言俾公自語於先皇崩後也。及先皇崩。同盟列國。皆有憂色。謂俾公之與新皇。果得水魚之歡乎。抑不能繼明良之慶乎。苟新君不令。則俾公所畫政策。必敗壞矣。於是新皇卽位。未幾俄皇厯山三世。親會俾公於德京伯靈。談論移時。俄皇聽俾公談畢。俄皇問俾公云。卿說誠然。朕與卿所見畧同。朕信卿而不疑也。雖然。試問卿。卿果能保久於相位乎。俾公聞言。頗驚異。撫然凝

視俄皇良久云。但臣命一日存。則當一日在相位也。不意未及五月。俾公驟罷。相使俄皇成先見之明。俾公既罷。而其政策更變。無復舊觀。蓋俾公與新皇不相容者。不在外政之故。而在內治之事耳。及俾公去職後。新相卡夫利維繼其任。乃謂不宜遵前相之遺策。當改絃而更張之。遂稍以寬柔調停爲策。於是內則寬假社會黨人。外則斥俄。相欲再訂之密約。然卡夫利維親睦俄國之意。則初未曾少衰。惟歐洲之大勢。大異昔日。新相所見。適致誤謬也。蓋俄皇雖度量狹隘。尙能知俾公之爲人。與其所行之政策。而未識新相之爲人。新相亦未知新皇之爲人也。此時非有局外中立之約於德。則不可不別求三國同盟之道。此事不獨俄皇爲然。卽俄國上下所見。亦殆如是。不然。俄國必孤矣。嗣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八月。德皇因事親至俄京。而俄皇相待不甚懽洽。但如尋常之貴賓。德皇亦不悅滋甚。此可以參其間消息也。明年俄法有交親之意。俄皇贈寶星牌與法總統卡兒諾。及其內閣大臣夫列是提。其命意所在。列國所共知。蓋俾公深惡此事。頗致力於俄法相沮之策。然今已如此。亦無如何矣。雖然。新相之意。欲更求一與國以敵俄法同盟。當是英國尚足爲與國。在英國與三國同盟之關係稍密。且英德在東部非洲爭訟。亦稍妥適。故德國外務大臣。親訪英

相沙力士勃雷侯。有所商議。而法國艦隊亦往訪俄之苦倫斯打得。彼此聯約。兩兩互見。則生面將開於歐洲列國間矣。顧德皇雖不能指斥法國。使其孤立於列國之間。然未嘗有大過失。致墜其霸權也。且其與英國日親。足以償俄之日疏。而有餘。歐洲列國時局更新。而德皇於保持歐洲之和局。亦更緊矣。但當時法國已脫其孤立之境。方以俄爲奧援。故德皇心緒不定。慄急難堪。雖寬假社會黨之權。然社會黨未必服從德皇政策。德皇又引爲憤懣焉。復見英與奧俄合訂條約。減輸進穀物稅餉。意頗拂然。於是羣不逞之徒。謂其機可乘。乃共攻擊卡夫利維政策。以鳴其非。德皇爲所惑。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卡夫利維遂罷相。而德國政策乃大變矣。繼卡夫利維者。爲噶很魯黑。常奉教於俾斯麥。而英德之交。日以疏。德皇排英之政。尤屬慘暴。適見其才畧之短。今夫德所以能霸於歐洲者。實有英援故也。苟無此。則德國非特不能抗俄法同盟。恐復不能霸。於是俄外務大臣魯馬能務。謂德之失。我之利也。乃代德霸於歐洲。所謀必遂。所策必中。遽爲歐洲之雄國。德皇特爲其爪牙耳。今試覆視俾公罷相以後。德國情形。可畧舉焉。一曰德國失墜歐洲之霸權。二曰俄國代德握霸權。三曰

法爲俄之興國。四日三國同盟即謂德奧意之同盟。幾瓦解。五日英國不爲德之利。六日俄德之交既散。而不能復訂舊盟。此數者實爲德國之實情。近德皇復欲聯歐洲五大國爲疏屏英國之策。然此事卽癡人誰敢謂其必成哉。其所可逆料者苟德皇此策不能成。則德爲歐洲之孤立而已。

暹羅貿易情形

譯讀賣新報

西十一月二十六號

英國駐暹羅領事具報其本國曰。該國今年貿易總數得五百十四萬七百二十三磅。較諸昨年實增多百分之七。如無銀價低落之事。則當增多百分之十五也。查貿易總數內。暹羅所輸出者爲三百萬磅。而米穀實居二百萬磅。材木次之。蓋米穀一項。輸香港者居大半。或輸新加坡。現在暹京搗米所設有五局。而英人專管其三局。該國搬運之便。全賴水利。雖有鐵路。然惟暹京至亞倫西亞。其間里程。不過七十七基路。米突耳。該國地方。多用英國製貨。其餘他國貨物。銷路頗少。哥兒陳者。爲該國著名之鑛坑。然現爲英法人所管理。暹京頃於文明大有進步。該府盛用電氣。有比利時人。爲該國家司法顧問大臣。頗有政績。有英人。爲財政顧問大臣。亦有循聲。況且國王精勵圖治。度不出數年。必有一切新政也。

續四十七冊  
無事爲香。忙可笑。可歎。設移此款項。豈非疏者。言之而易入。親者言之而反扞乎。其於學塾等事。必有斐然可觀者矣。閏蔽之不易開者二也。墨氏尚同之旨。曰。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有相愛生。有不相愛。生纏足之弊。不相愛。生也害也。害存則利亡。對舉互見。理自顯然。而今人則曰。吾將待利之至。而始去之也。是何異豐年未至。不思去莠。大年未屆。無暇攝生。獨惜其謀之不早耳。近日聯會之舉。集款既非易易。措置又豈一朝而閱者不諒苦衷。以爲事之成否不可知。彼固飾美言以誑我也。又恐會籍已入。束帶已解。而事卒不成。考其年歲則自幼而長。察其骨幹。則自柔而強。西蠻之效則工。潘步之纖則拙。故甯守前古之所同。勿爲近今之所獨。其閏蔽之不易開者三也。去其三蔽。宜籌善法。不揣檮昧。畧擬如下。一急籌墊款。以應要需也。開辦伊始。入會尚少。集款更難。賜旺圖移借。稍稍布置。規模從隘。當無不可。必使人人知會中此舉。志在必成。一鼓作氣。以招之人。亦一鼓作氣。以應之。助款之來。隨之俱盛。定可操券。收款後除加息繳還。墊款外。方准動用。如是則款易得而事易成也。一擬設學校。以廣招徠也。擇風土清嘉之地。擬立總學一所。章程中表明來春試辦。歲中察報。會多寡酌定學額。總計一處滿百人以上者。准其挨次入額。以示籠異。其不及百人者。以少從多。附入相近分。

會處所不得越次年終刊刻總籍。曹以報名先後爲序。俟經費足敷擴充。然後編姓分籍。有所冀望於後。必知捷足登先此總學之不可不立也。一曰重倡始。以示鼓勵也。大抵積書既深。翻然圖變。不慮無附和之人。而難在發端之始。就近地言之。蕩口居梁溪之東。與蘇郡長洲爲鄰。貧家婦女或治田。或傭工。或養蠶絲。自食其力者。大都無一纏足。經商之家十得二三。大抵視其家計何如。家計漸大。則女子之足漸小。讀書之家。百不得一。此一隅之風氣耳。若溪西北無貧富。一律纏足。常郡除金匱東南鄉。不纏足者。蓋寡。一見異類。環顧大譁。非得一二紳官之家。深明大義。破除閭律。斷不足以開風氣。故倡始之人。計必有以鼓勵之。以收羣策羣力之效。鼓勵之法。厥有一法也。一會中酌備書籍。如時務知新湘農等報。許其呈明定某種。一種。由會中按爲限。勸導也。由總會選擇讀書明理年在三十以上之人。能令自解所縛現身說法尤易動聽。否則亦須畧改妝飾。如木底銚頭鞋等。專往各處勸戒及振興女學。禁制佞佛等事。省會分會少則一人多則三四人。小分會處就地選擇。無則由分會兼理。每月巡遊一次。所給花粉資以經報。多寡定殿最。設女董則內外隔絕之弊。可無慮矣。一廣送說帖。以代口舌也。四川周茂。

才敢及招商局陳君所刊尊會諒早羅致並宜印成隨歌行分送。義取淺顯。不嫌俚俗。淺學所不易解者。不妨就意酌參。必使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聞言立解。斯爲上乘。開會之始。隨各新報分送外。凡設會處。每人冊一名。給書二分。使其推廣分送。似亦不勞而理之法也。廣說帖則勸導不及之地可過知矣。以上謬擬數條。知主會諸公。精心攷察。必在抉摘之中。惟冀有以正之。幸甚。

湖南吳溫仲來書

會中諸君。挽回澆俗。不遺餘力。戒纏足一事。洵可補生成之缺憾。脫婦女之沈寃。生佛萬家。更無匹偶矣。剛髫齡之年。卽聞家夫人言。婦女纏足之苦。欲納散足之女。以爲先路之導。竟以積習難返。噴噴人言。遲之又久。以至客冬繙閱時務報中。有戒纏足敘一篇。怦然心動。卽有舜人也。我亦人也之志。倡立岳州戒纏足會。至今已邀四五十人。欲在一年之內。邀滿百人。每年九月作一會。以期隨地振奮。鼓盪同人。尙望時賜教言。匡其不及。幸甚。剛有小兒三歲。已配會中余純甫之女。約定不纏足矣。又章程內有云。不強人捐。此是至理。但卽不捐亦可。一句恐生人玩忽之心。剛意似宜刪去。以多少聽人樂輸爲主。狂瞽之言。是否尚乞教正。

硬骨閒人來書

時務報館不纏足會之舉。實大關乎時局所定章程。亦稱周密。佩服無已。竊謂昔有煌煌明諭。尚未能挽回積習。今雖得諸公立會以繩之。恐亦未必能使海內女子盡不成廢疾也。旣經諸公良法美意。能再請總督巡撫奏請降旨。重申禁令。通飭各督撫及本地巨紳。一體遵行。何患積習之不可返耶。蓋風氣改變。督撫繫之。民間表率。巨紳有之。加以諸公之善導。推之廣而行之衆。庶幾化洽三年。將見福天下無復糾纏之累矣。幸何如之。盼何如之。因諸公欲集思廣益。故抒臆見以冀裁酌。

邵崇伯來書

不纏足會服飾。想已擬定。惟會籍雖繪圖貼說。期以盡人皆遵。然執一而論。恐入會者轉有難色。不若於其下注明。不仿此而自製服飾者聽便。總以勸其不纏足而已。外則不必苛求也。尤有一者。此事未從攷驗。必定會中人嫁娶。凡同志之在其地者。悉稟之往。有背例者。予以苛罰。尊意如何。

丁敬侯來書

前見時務報。有不纏足會。彌深欽仰。所擬章程。均極精細。不能贅一詞。久思挽此錮習。獨力不支。今諸君子創此善舉。拯中國數兆幼女於水火之中。有知識者。無不感頤高德矣。

楊叔敬來書

昨接讀三十一期報。知不纏足會。已於六月初一日開辦。不勝欣幸。賓一介儒生。無足齒數。惟念平生忝附士林。竊以氣節自勵。頗爲梓里士民所不棄。敢乞賜來草籍一本。以便廣爲勸導。冀得力挽積習。竊思此事。全藉各處縉紳先生提倡。自可相習成風。現舍親陳伯潛。已擬就閩中另立一會。勸戒纏足。並酌定婚嫁章程。以挽流俗奢靡之風。而示限制。倘得有成。亦足爲大會之一助也。

羅佐臣來書

不纏足會執事。近閱時務報。有論欲興女學會。而必先變纏足之弊。纏足之弊除。然後女學興。女學興。然後國乃強。誠哉此言。可爲洞悉時弊。不愧當今俊傑也。而諸君子卽首創斯會。爲之先聲。以挽頽風。仰見諸君子救世之苦心。二萬萬人。何幸躬逢斯會。得去其舊染之汚。而保其自有天然之樂哉。將來四方聞風興起。源源入會者。正未有艾也。然事屬草創。固難卽守成。亦非易易。猶望諸君子不憚其勞。循循善誘。實心實力。慎始慎終。推而行之。十八行省。則受福豈淺鮮哉。僕目覩斯會之成。不禁爲之雀躍。并樂附驥尾。敢求將草籍一本。寄下。俾知會中章程若何。或者稍可助萬一歟。

孔慧仲來書

會幸

纏足弊習。僕尤切痛心。近擬選輯戒纏足錄一書。其跋語先呈台教。諸夏婦女纏足之習。說者謂李後主宦娘作之俑。宋熙甯元豐以前爲者尙少。大都風行海內。亦始於前明耳。相沿至今。若爲婦女所當然。而莫能易者。究之違天和。干王制。乖人理。悖古風。流毒羣生。貽譏萬國。我國家之貧之弱之所由來。風俗之陋之淫之所由極。無不有係乎此。此豈細事乎哉。余性迂愚。自幼學卽疑慮焉。憫痛焉。而未敢冒言也。近有仁人達士。以及德門才女。異域賢媛。或著爲論說。或聯爲公會。以冀挽頽風而扶厄運。殆爲事窮則變之一機乎。爰錄其最詳明痛切之作。并其爲會條規以質我鄉里有心世道者。當以先覩爲快也歟。

林琴南新樂府 小脚婦 傷纏足之害也

小脚婦誰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許。下輕上重怕風吹。一步艱難如萬里。左靠嬤嬤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問君此脚纏何時。奈何負痛無了期。婦言儂不知。五歲六歲纏勝衣。阿娘作履命纏足。指兒尖尖腰兒曲。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五更哭。床頭呼阿娘女兒疾病娘痛傷。女兒顛跌娘驚惶。兒今脚痛入骨髓。兒自淒涼娘弗忙。阿娘轉笑慰嬌女。阿娘少時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工夫爲汝纏。豈知纏得

接第四十八冊

下期續印

比自買辦擔承。薩繙譯曰。其意事由買辦擔承。若帳中有短缺。則惟司帳是問。袒律師盤問畢。威岸鈞重問黃永滿曰。所說之一千兩。爾未接管帳以前。是否已經付登買辦支票後面並經簽字。答是。問四千兩二十兩六百五十六兩及七百八十一兩一錢等款。爾登帳時。曾看支票後面簽字否。答我赴錢莊取銀送交徐委員。由徐委員處簽字蓋戳。問然所蓋之戳。確係徐委員之戳。答是。問徐委員收銀後。是否必在支票上蓋戳。答有時寫收訖字樣。有時蓋戳。威律師重問黃永滿畢。袒律師盤問蔣伯恩曰。爾是否共墊銀二萬一千兩。答是。問爾初次墊若干。末次墊若干。答我記不清。可請船上水腳銀。問然則做生意資本。皆爾之錢。答是。問爾進行。有無保人票等件。徐委員蓋戳。是否卽因此故。答是。威律師曰。我進行時。以事太大。加之生意我不甚熟悉。因請徐委員保銀一萬兩。否則我不願接辦。徐委員允之。立有保單。現問否。蔣伯恩之意。以伊事大恐行中。有虧折故。請徐委員作保。袒律師曰。可否請任買辦自認。如爾有虧短情事。是否由徐委員擔承。答是。問爾之支票。徐委員所以蓋戳。是否因伊作保。答須賠還信隆行否。答是。威律師曰。我請問邊列士。可惟徐委員是。是否因伊作保。所以要知。答是。威律師曰。我請問邊列士。可惟徐委員是。問爾先供所墊之款。爾由水腳項下收回九千兩。後又說現銀只收到四千兩。其餘五千兩。信隆行強爾認收。答所餘五千兩。邊列士要我登帳算已收到。一千兩。尙有一萬五千兩無著。答因船上買辦未將水腳銀交來。問爾。其餘之只收回六千兩。尙有一萬五千未清。答是。問四月至七月。所做生意。是否利可圖。答無利。問長江。意是否虧折甚大。答是。問然則生意是否無利。問爾。各口。是否因無相宜碼頭。信隆輪船與貨客爲難。答無爲難之事。問爾。不

其事乎。答不知其時所得水腳頗不少。問爾所說水腳指上海抑別處說。答僅指上海言與別處不涉。問爾所說耽誤貨物爲難指何言。答船已裝貨海關扣船。問爾現在所供豈不指船已扣之後而言。答是指扣船言。問船未扣以前有無爲難之處。答只有一欠正開船時以後無之。問其時是否船開不動。答是。問爾月薪若干。答一百兩。問另有出息否。答有出口貨用銀。問爾所墊之款取息若干。答他百抽九。問是否計年算。答未商議不知計年抑計月算起初按年計算長年九釐但只有六箇月。問每月取息若干。答議定照莊家折息算。問我要知爾所墊二萬一千兩是否長年九釐。答是。問立有字據否。答無條口說。問爾能帶來否。問此是否借據。答有。問是否每墊一欵有借據一紙。答是。問是否借據鈔底否。答是。只有一紙。問爾帶來否。答帶來。問如收不到此款歸爾抑信隆行吃虧。答我吃虧。問所墊巨款信隆行有作保。答徐紙。韓總領事曰伊僅得收據。問買辦支票共計一萬八千兩將此交還行中。是否由行給爾餘款一萬一千兩收據。答是。只有一紙。問四千兩一欬是否並無收據。答無。惟有水腳銀未收齊收後我可扣還。問如收不到此款歸爾抑信隆行吃虧。答我吃虧。問所墊巨款信隆行有作保。答徐委員作保。問徐委員究竟保爾抑保信隆行。答徐委員保我亦保信隆。薩繙譯曰其意墊款如信隆行不還應由徐委員擔保。答徐委員擔保如有虧折信隆行不照付。亦由徐委員賠補。問爾墊款其保有二。是否一係將行中進款信隆不還向徐委員追還。答是。問然則徐委員既爲爾保信隆又爲信隆。保爾。答是。薩繙譯謂担保律師曰羅繙譯似未將所供譯明。担保律師因又問信隆虧折。是否由徐委員擔保。答徐委員只保信隆如我吃虧由徐委員意如買辦虧空行中之銀不涉徐委員之事。担保律師問譬如爾虧空一萬兩。徐委員擔承否。答徐委員保信隆故如我吃虧由徐委員不管。如行中欠我則須向徐委員要還。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次日即西八月七號九點半鐘復審以上第二次會審。信隆租船案於七月初十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威律師曰。昨日蔣買辦所供之保單茲已帶來此即徐委員保信隆交蔣買辦之保單單中有徐委員記故條原底將來要用非此不能作據然與此案無甚關繫擬請將此據鈔底

律師曰。豈買辦現在即要去追錢非有此據不可。威律師曰雖未控追然此據伊要自管。蔡道台謂蔣伯恩曰呈堂後爾要用准爾隨時領取此間字據。據伊鄭重之實比爾自管尤安。威律師曰。蔡道台所說誠然然我另有法。担保律師曰。蔡道台已說要呈堂。如不肯呈堂我將請公堂諭令呈堂。威律師曰。此係買辦之事非我所有我不能逼令呈堂爲兩便計。我擬將此據鈔出請蔡道台批明所鈔無誤給還買辦然後將原底呈堂何如。蔡道台曰。本公堂當批明。担保律師復問蔣伯恩曰。爾昨日所供信隆給爾之借款此紙是否即係鈔底。答是。問原底何在。答在慕爾律師處。問此鈔底無誤否。答無誤。問爾不曉英文何以能知其無誤。威律師曰。我告以無誤此係信隆據伊一千六百兩之借款當即呈堂編列第一百三十七號交由鳳薩二繙譯察核。担保律師曰。蔡道台已說要呈堂爲兩便計。我從前曾辦過按華人交涉向例有此字據。如信隆不能還。徐委員即須照付。問爾進行是否與寶勒商議抑與邊列單中所書字樣。按照華人彼此交涉華人與西人交涉向例能否作憑並有願士。答寶勒。問爾願做買辦否。答願做。問無人保信隆願做否。答不知。蔡道台曰。爲人作保向無白做。問爾進行之前行中有買辦否。答不知。同去要此保單。問邊寶求徐委員作保否。答求。問爾見否。答見。問徐委員允許否。答許。問徐委員簽字作保從申得好處否。答無好處。問察行申生意之權否。答有。問徐委員在各字據蓋截是否亦照單申載辦理。答是。所以買辦支票及帳簿經伊蓋截。問此外爾取保否。單申所載無問然則一萬兩以上是否由爾自行擔承。答我共墊二萬一千兩。徐委員所保之一萬兩亦在內。問二萬兩之外爾能墊否。答如輪船期準生意好我尙能墊緣船開走我必能收水腳銀。問船上買辦繳押櫃銀若干。

答每人二千兩其八千兩。問是否付給爾收。答是。問此款是否在生意內用去。答是。問是否在二萬一千兩之內。答是。問此八千兩已還船款。上買辦否。答否。問然則無著之一萬五千兩有八千兩是船上買辦所墾爾名下所墾不過七千兩。答是。問信隆自有本錢否。答不知。問行東會否有錢交爾做生意。答只付過一千五百兩。然不久仍收回另作別項用。問此一千五百兩是否一時抑陸續交爾。答記不清。問是否由爾交還抑由爾代付出。答我交司帳付出。問此紙是爾所書否。答是。問此是否為信隆所借之三百三十五兩。其銀係作何用。答用在輪船生意內。問專為輪船抑雜用。答雜用當即呈堂列第一百四十號。問此紙是爾所書否。答非借據係信隆向籌防局借款之收單。此款言明六月十三日歸還。問此是否係爾簽字。答是。問此款是否自借銀之日起十五天之內歸還。答是當即呈堂列第一百三十九號。百三十號在前原故如此。問此紙是否係徐委員核准之四百六十兩。由爾簽字。答是。問此款是否六月初三日五天之內歸還。答是。問列一百三十九及一百四十號二字據內之款是否有截。答律師曰我要爾答我所問。蔡道台曰爾究知否。韓總領事曰蔣說行中。有截。答律師曰惟此是否係信隆之截須出諸蔣伯恩之口。答律師曰爾身為買辦應知華字截記。答帳房內有截即是也。問此即是行中之截。答是當即呈堂編列一百四十一號。答律師又持字據問曰爾知此字。答不知爾可問司帳。問爾豈不知信隆之截乎。答爾可問司帳。問局借給信隆之一千兩字據經邊列士簽字。其字據日憑票請交去手銀一千兩。傳付甯州曠鈔及船牌費。問除爾墾款之外。徐委員共借給行中若干。答生意中所用去者計二千四百兩。問徐委員究借給若干。答不知。問爾為買辦所經理銀錢。豈能不記憶乎。答徐委員與繙譯日立字據之日。係故除二千四百兩之外我不知。問徐委員借若干。爾不知。答不知。問爾不記帳乎。答不記。問邊寶由徐委員處所收之款。答知爾否。答不告知。問爾由生意中所收之款是否僅水腳銀四千兩。答此外隨後又收水腳銀二千兩。答是。問爾是否即以此扣還。答是。問各雜貨鋪除來船上所用之物是否均未付價。答我不知係信隆行是。問各雜貨鋪除來船上所用之物是否均未付價。答我不知係信隆行。

之事。問列一百三十五號之紙係何字據。答係信隆欠我一萬一千六百兩之字據。此款係算至本年六月二十號為止。問何以要此字據。答藉作爲憑。問武甯船可裝貨若干。答不記得。問此是否非爾應知之事。答我固應知之。然船已停走年餘。我如何能記得。問甯州裝貨若干。爾知若干。答我僅知江南可載貨四五百噸。問往返漢口一次燒煤若干。答不知。問此四船裝貨水脚是否比別家大減。答我不知裝貨頗多。問可得水脚若干。答到漢口約一千兩。問裝糖向需銀一錢五分。爾行大減至一分。爾知若干。答我之事我僅管銀錢。戚律師曰因欲與別家爭利。信隆特減否。答非我之事。我僅管銀錢。戚律師曰生意則受大害。試問果爭勝乎。答我復問水腳而竟爭勝。問此四船裝貨水脚是否比別家大減。答不知。問所墾是年六月之借據是否帳目均結定之後。信隆始出此借據。答是。問所墾是一萬五千兩。答是。問水腳歸爾名下之外。信隆是否又給爾由烟台寄來一條底稿。由我照鈔簽字。問所借之二千兩是否即在所墾之二萬一千兩之内。答是。問然則爾所墾之款。其中亦有徐委員之錢。答是。問此款是否係爾欠徐委員。答否。問是否已還。抑將還徐委員。又是否信隆行欠爾後銀錢缺乏而徐委員保銀一萬兩。故我向之借銀。伊允二千兩。當由伊書收不敷我尚須向徐委員要。問爾所說何意。是否一萬一千兩。須俟爾收齊水腳銀再將此二千兩還徐委員。答尚未收之水腳銀。問四百六十五兩。答是。問是否應於六月間歸清。答是。問三號字據爾有何說。答不知。問徐委員保單中說信隆與爾立有合同。答有。問是此紙否。答是。當即呈堂列第一百四十二號。問此是否在徐委員出保單之前所立。答同日。問是否同時同日簽字。答是。戚律師曰前訊問邊列士時歐子勃到此多久。我請傳訊。今此人無從我尋。非我之過。合亟聲明。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九月十號禮拜二九點半鐘復審。以上第二十二次會審。信隆租船案於七月十三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戚律師復請傳寶勤訊。問曰請看此信是否係爾筆跡。經爾簽字。答是。問亦由邊列士簽字。答是。述謠言之事。本行亦有所聞。然貴總辦在本行前無股分。亦非股東。合亟聲明。

簽字爲據。邊士同具。問徐委員致爾之信在否。答不在。問爾能尋出否。答我將檢查。然我想未必有信。問爾如尋到。可能帶來。答能。坦律事師又盤問來船。答在招商局。問爾有何照。答英國船主照。問爾未進信隆之前做何事。九號。問爾現在是否新安船二副。答是。問爾接管武甯是否自六月十五號開起。答開火食。答在船上起開火食。答是。問爾第一次上船接管。究竟在何日。答江裕接管之前已在船上。答我記不準。問點交單是否由爾交與大副收。答是。問點交單對否。答我未查其詳。問大副點收經伊簽字無誤。答是。問點收後其單如何。答大副收存。問非爾收存。答我曾查閱。但未收存。問後來如何。答走。答大副收存。問非爾收存。答用拖船拖至浦東停泊。問是日之前曾否試走。答我上船後兩天。要想試走。因不靈動。故用一副機器。開至馬頭。問船身外除管輪所做之外。曾修理否。答未嘗修理。祥生廠人上船。估修八九千兩。方能開行。然未照修。從前修處該廠已照合同辦理。此次需修之處。祥生廠非修價有著不辦。問爾開赴漢口。船上是否滿載。答雖非滿載。貨亦頗不少。糧米居多。問若干噸。答約一千噸。問武甯裝足。能載若干。答一千及一千五百噸之間。問上海到漢口往返一次。需煤若干。答約一百六十噸。問此數適足往返一次。答此次所用之煤甚壞。若好煤百噸足矣。問爾經過浮錨時。頗爲難。答是。問上水時。會停留否。答在蕪湖停裝米一千五百至二千包。問此船爾駛行遲速。與別船無異否。答無異。問各口有無碼頭。答有躉船。惟漢口有碼頭。甚好棧房。一切亦尙好。問有碼頭可傍否。答向離岸一百五十尺。或二百尺停船。問船過上水各口。均停輪否。答江水漲誤一天。別船亦被阻。問上下水客貨均多否。答客貨均尙不少。問爾船由漢口下水。裝貨多否。答因江水爲患。無貨下水。此患各公司同受其累。問在狼山灣。是與鴻安公司船同。問爾在漢口。無遲延否。答江水漲誤一天。別船亦相碰。問在金陵江面。亦有此病。答是。問在馬東山。亦有爲難處否。答

